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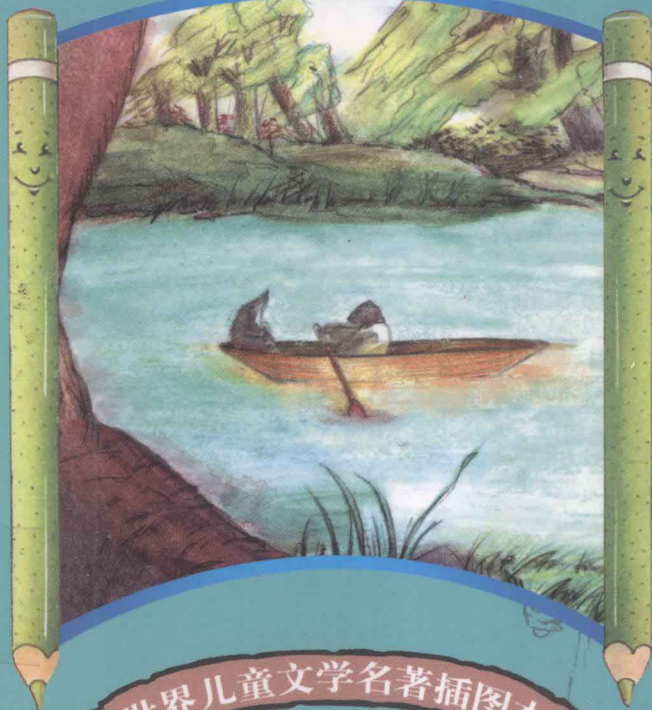


SHI JIE ER TONG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柳林风声

〔英〕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赵武平 译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柳林风声

〔英〕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赵武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Kenneth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08
Bantam Classic edition 19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林风声/(英)格雷厄姆(Grahame, K.)著;赵武平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7-02-005588-5

I. 柳… II. ①格…②赵… III. 童话-英国-
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3412 号

策划: 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马云峰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柳 林 风 声

Liu Lin Feng Sheng

[英] 肯尼思·格雷厄姆 著
赵武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588-5

定价 12.00 元

作者简介

肯尼思·格雷厄姆（1859—1932），英国著名童书作家，生于爱丁堡，父亲是律师。格雷厄姆年轻时很想进牛津大学读书，但因当时家境不好，未能如愿，后来潜心写作，先后出版了童话故事集《黄金时代》和《梦想的日子》，给他带来了文坛上的声誉。

格雷厄姆结婚很晚，生有一子。这个孩子生下来眼睛就有残疾，但格雷厄姆夫妇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孩子小的时候，格雷厄姆每天给他讲故事，《柳林风声》就是格雷厄姆哄儿子睡觉时顺嘴讲的童话。后来，

《柳林风声》得以出版，读过他前两本书的人感到失望，因为故事的主角不是人而是动物，但是书很畅销，不到十年就再版了二十多次。格雷厄姆去世后，他的名字就与《柳林风声》联系在了一起。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河 畔	1
第 二 章	大 路	16
第 三 章	大 森 林	30
第 四 章	獾 先 生	44
第 五 章	美妙的家园	59
第 六 章	蟾蜍先生	78
第 七 章	黎明箫声	95
第 八 章	蟾蜍历险记	110
第 九 章	人皆走天下	127
第 十 章	蟾蜍历险续记	148
第 十 一 章	“他的眼泪像夏日暴雨倾盆”	170
第 十 二 章	尤利西斯的归来	190

第一章

河畔

鼯鼠整个早上都在他的小房子里忙碌，劲头十足地张罗着春季大扫除。先用笤帚扫完一遍，再把抹布派上用场。接着，他拿起毛刷，拎着石灰桶，脚踏长梯、台阶和椅子，爬上爬下忙活；一直忙到灰尘呛了嗓子，眯了眼睛，斑斑点点的白灰洒遍了浑身的黑色软毛，脊背疼痛，胳膊酸软，他才停歇下来。春天满怀渴望，带来一股无法满足的可爱神气，围着鼯鼠在空中和地面飘来荡去，甚至还闯进他简陋的小黑屋。难怪他猛然将毛刷扔向地板，连外套都顾不上披，就疾步冲到屋外。一面连声嘟囔：“真讨厌！”“哎呀，该死！”“见鬼去吧，大扫除！”有东西在上面急切召唤他，催他跑进狭窄陡直的通道。对他来说，这个通道很像那种住家靠近阳光和空气的动物才有的砂石车道。然后，挖刨、扒拉、摸索、向前硬挤猛推；推进一段后，再摸索、扒拉、挖刨。他不仅小爪子忙个不停，嘴里也在喃喃自语：“向上！再向上！”最后，砰的一声，他的长鼻子终于拱出地面，暴露在阳光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大片草地中间翻滚，身边都是暖融融的绿草。

“真不错！”他自言自语道，“这可比刷墙美多了！”阳光暖暖地晒着他的绒毛，和风也在爱抚他热乎乎的额头。鼯鼠长久住在地下不见世面，加上耳朵又有些背，所以鸟儿欢快的啼啭传到他耳中，简直如同尖声怪叫。能享受春天的乐趣，却又

不必做大扫除，鼯鼠真是心花怒放。他连跑带跳匆匆穿过草地，来到另一端的树篱旁边，这才把脚步停下。

“站住！”守在篱笆豁口旁的一只老灰兔大声喊道，“穿越私人过道，拿六便士^①买路钱！”看见鼯鼠对他不屑一顾，而且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老灰兔不由地蒙了。鼯鼠一面贴着树篱飞奔而去，一面打趣急忙从洞中露头偷看吵架的其他灰兔。“洋葱酱^②！洋葱酱！”他奚落完，趁人家还没愣过神想出合意的骂词，就一溜烟跑得没了踪影。于是，灰兔们相互埋怨起来：“你蠢死了！为什么不教训他——”“哎，你干吗不——”“你该警告他——”如此这般，全是以前的老一套。当然，跟以往一样，这会儿说什么也已无济于事。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简直不像真的。鼯鼠漫无目的地疾步前行，在草地上东游西逛。一会儿在树篱边徘徊，一会儿在矮树丛中穿行。无论在哪里都能看到鸟儿建窝筑巢，花蕾含苞待放，枝叶繁密茂盛。万物喜笑颜开，欣欣向荣，一派繁忙景象。眼见全体居民都在忙活，自己却是惟一无所事事的懒汉，他非但没有不安地责备自己的良心，催促自己“回去刷墙！”反倒觉得很开心。毕竟，假日中最惬意的，或许并不是放松身心，而是欣赏所有别的伙伴都在忙忙碌碌地劳作。

他信步闲逛着，感到自己快活到了极点。突然，他发现自己站在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岸边。他出生以来还从没见过河流。这个躯体光滑整洁、圆滚弯曲的动物，嘻嘻哈哈地追来逐去，咯咯地笑着东抓一下西摸一把，旋即又在笑声中撒手而去，碰到新的玩伴，就会猛扑过去，等到对方扭动着挣脱了，又

① 一种英国银币，面值六便士。

② 旧时英国人吃兔肉要放家制洋葱酱。这里是鼯鼠讥讽野兔味骚难闻。



马上逮住人家，牢牢抓住不肯放松。河流颤抖着蜿蜒疾行，闪烁闪烁放射光芒，打着转儿，口吐泡沫话不绝音^①。鼹鼠看得很是着迷，欣喜若狂，神魂颠倒。他沿着河岸碎步小跑，就像人小的时候，迷上一个大人讲的动听故事，老要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的。后来，他累得坐在岸边，可大河却依然滔滔不绝，还要说话给他听，想讲尽从地心涌出的世间最奇妙的故事，最后还要讲给永远也听不够的大海去听。

鼹鼠坐在草丛上望着河面，一眼瞥见对岸刚好高过水面

^① 因鼹鼠平生第一次见到河流，把河流看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动物

的地方,有个黑黝黝的洞穴。他出神地想到,如果一只动物不缺吃穿、喜欢远离尘嚣和别致的河边住宅,发洪水时又能不受滋扰,那么这个地方可是再舒适不过了。在他愣怔之际,洞中央有个细小明亮的东西,看上去忽闪忽闪的,熄灭一会儿,又像颗小星星那样闪烁起来。但是,这种地方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星星。说是萤火虫吧,又显得太明亮也太细小。他在入神观看时,发现那东西在朝他一眨一眨的,表明那是一只眼睛。渐渐地,一张围着它的小脸儿显露出来,很像一幅镶着框儿的画。

一张褐色的小脸儿,长着硬硬的胡须。

一张紧绷绷的圆脸,眼睛里闪烁着刚才引起他注意的光芒。

两只匀称的小耳朵,浓密的软毛溜光柔滑。

原来是河鼠!

于是,两个动物站住了,互相谨慎地打量起对方来。

“你好,鼹鼠!”河鼠说。

“你好,河鼠!”鼹鼠说。

“愿意过来吗?”河鼠试探着问。

“唉,过去说说话当然很好,”鼹鼠说,显出很急切的样子。他对河流,河边生活,还有河边生活的方式,都觉得很新奇。

河鼠二话没说,俯身解开一根绳索,用力拽了一下。接着,他轻身跳上一只鼹鼠先前没注意的小船。小船外面刷着蓝漆,船内是白色的,不大不小正好够坐两个动物。鼹鼠虽然不太明白小船的用途,可心儿却早已飞到上面去了。

河鼠用桨把船轻快地划过来,稳稳停到岸边。然后,就在鼹鼠小心翼翼地要往下跳时,他举起了前爪。“扶稳!”他说,“好啦,快点儿跳。”转眼工夫,鼹鼠就惊喜地发现,自己已落座

在一条真船的尾部。

“天气可真好啊！”他说。此时，河鼠把小船撑离岸边，划起了双桨。“你知道吗，我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来没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嚷道，大张着嘴巴，“从没坐过……你从来都没有……啊，我……那，你都在干什么？”

“坐船有那么好玩儿吗？”鼹鼠腼腆地问道，尽管他心里已经完全相信了这一点。他仰头靠在座位上，逐一察看靠垫、船桨和桨架，还有船上所有的迷人设备。他意识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摇晃。

“好玩儿？这是最美的事情，”河鼠郑重地说，前倾着身子用力划船。“相信我，年轻的朋友，世上没有比在船上开心地玩儿更值得做的事情了，绝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跟它相比。尽情玩儿，”他陶醉地继续说道，“玩儿……在船上玩儿……在船上……玩儿……”

“当心，河鼠！”鼹鼠忽然大叫起来。

太晚了。眨眼间，小船就猛撞在河岸上。沉浸在梦中的人呢，也就是兴高采烈的划桨者，已经仰面朝天躺在船底。

“好好玩儿……或者说同船一起玩儿……”河鼠一面不动声色地说，一面大笑着站起身，“至于在船内还是船外，并没什么关系。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妙就妙在这儿。无论你离开，还是不离开；也不论你到了目的地，或者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还是干脆什么地方都不去，你总是忙啊忙的，但从来不会专门只做某一件事；一旦完成一件，总还有别的等你去做，只要你高兴，尽可以接着做。不过，你最好别去做。听我说！要是今天上午你真的没事儿，咱俩顺水往下漂，好好玩它一整天怎么样？”

鼯鼠把脚趾跷上跷下，心里乐开了花。他满意地敞开胸怀，徐徐舒口气，舒坦地仰面躺在软和的靠垫上面。“那今天可就太开心了！”他说，“咱们马上就出发吧！”

“好吧，请稍等片刻！”河鼠说。他把缆绳结成圆环，把小船拴到码头上，转身攀回自己洞中。不久，他步履蹒跚地走出来，费力地搬着一只塞得满满当当的柳编午餐篮。

“放你脚下吧，”他对鼯鼠说着，一边把食篮递上船。随后，他解开缆绳，操起双桨。

“里面是什么？”鼯鼠问，好奇地扭动着。

“冻鸡肉，”河鼠爽快地回答，“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小黄瓜沙拉法国小面包水芹菜三明治肉罐头姜麦啤酒柠檬汽水苏打水——”

“哎呀，打住，打住。”鼯鼠狂喜地大叫，“太多了！”

“真的？”河鼠认真地问，“这些不过是我平时外出游玩常带的东西罢了，可别的动物还老说我是吝啬鬼，太精打细算！”

他说些什么，鼯鼠一句也没听进去。他陶醉在自己刚刚迎来的新生活之中。闪亮，涟漪，芳香，声响，还有阳光，都让他心醉神迷。他把一只爪子垂在水面上，做起了悠长的白日梦。河鼠俨然一位好伙伴，平稳地划着小船，尽量不惊动他。

“我喜欢你的衣服，老兄，”河鼠说，小船约摸划行了半个小时。“只要攒够了钱，我就马上给自己买一身黑丝绒吸烟服^①。”

“哦，对不起，你说什么？”鼯鼠应着声，一面振作起来，“你准觉着我太无礼吧；可是我感到这一切实在太新鲜了。这就是……一……个……河……啊！”

^① 吸烟服，英国男士在家吸烟时套在外衣上的服装。

“一条河，”河鼠纠正说。

“你确实就住在大河边？这生活多愉快啊！”

“住在岸边陪伴着大河，在水上水下活动。”河鼠说，“对我来说，它就是兄弟姐妹，姑妈姨妈，是伙伴，是食品和饮料，还是我洗洗涮涮（自然）的地方。它是我的世界，别的我什么也不要。它没有的东西，也不值得要；它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值得了解。呀！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光啊！无论冬夏，还是春秋，总那么好玩儿，那么激动人心。二月份发大水，我的酒窖和地下室里都灌满了对我没一点儿用处的饮料；我最好的卧室窗外，流淌着褐色的河水；水退时，一条条泥道就露出来，散发着杏仁蛋糕的味道；灯心草和水草塞满河道，我几乎能不湿鞋就逛遍河床。不仅能找到可口的新鲜食物，还能发现粗心人从船上丢下的东西！”

“不过，有时会不会心烦呢？”鼹鼠冒昧地问，“光你和这条河，再没旁人一起聊天？”

“没旁人……哦，我不能对你要求太严，”河鼠宽容地说，“你刚见到它，当然不会明白。岸边如今太拥挤，很多人打算一起搬走。唉，不，现在跟以前不同，一点儿也不一样了。水獭，翠鸟，貔貅，黑水鸡，整天都在附近游逛，总要你做这做那——好像人家自己就没事可做！”

“那边是什么？”鼹鼠问，挥爪指向一片林地。远处的林地映衬着对岸的草甸，看上去黑森森的。

“那边？哦，大森林呗，”河鼠简单地回答，“我们不大去那块地方，我们是河边居民。”

“他们不是……他们那边的人不好吗？”鼹鼠说，有一点儿局促不安。

“哦……哦，”河鼠回答，“让我想一想。松鼠都不错。还

有，灰兔——有的还可以，但那伙灰兔总是乌七八糟的。当然，还有老獾。他住在森林中央，别的地方哪儿也不住，就是付给他钱，他也不肯离开。可爱的老獾！谁也别想去打扰他。他们最好别去打扰他。”他意味深长地说。

“啊，谁会打扰他呢？”鼯鼠问。

“嗨，自然……总会……有的，”河鼠犹犹豫豫地解释，“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他们大体上还好……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见面打个招呼什么的……但是，他们有时也吵吵闹闹，这不用否认，还有……对了，你不能真正信任他们，这是实际情况。”

鼯鼠完全明白，老是想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甚至仅是简单提到它，都违反了动物界的礼节。所以，他搁下了这个话题。

“大森林那边呢？”他问，“所有那些淡蓝色的地方，看上去像山丘，可又不是山丘；有些像城镇的烟雾，要不就是飘浮的云彩？”

“过去大森林是个大世界，”河鼠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不论对你还是对我来说。我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也从不打算去，你也别去，要是你还有一丁点儿头脑的话。请你千万别再提它了。瞧！我们终于到洄水区了，午饭就在这儿吃吧。”

他们划离主河道，来到一个乍看去像个小型内陆湖似的的地方。两岸碧草斜铺，静谧的水底隐现褐色树根，像蛇一样曲曲弯弯；前面横着一道拦河坝，银白色的堤肩激起浪花飞溅。近邻的一架水车边转动边滴答水珠；再旁边是一间有灰色山墙的磨坊，传出低低的声音回响在空中，听上去令人心旷神怡；虽说有些单调和沉闷，可不时地又发出清脆欢快的说话

声。实在是太美妙了！鼯鼠不禁高举两只前爪，喘着气大叫：“哦，天啊！哦，天啊！哦，天啊！”

河鼠把船靠近岸边停稳，帮着还有点儿笨手笨脚的鼯鼠平安上岸，又搬下午餐篮。

鼯鼠请求河鼠，允许由他独自取出全部食品；河鼠非常高兴顺他心意，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休息。此时，他激动的朋友抖开桌布铺在地上，一一打开所有神秘小包，把里面的东西按着合适的顺序摆上。他仍然气喘吁吁，打开一样新东西就会惊叫，“哦，天啊！哦，天啊！”河鼠等一切备好，说：“好了，开吃吧，老兄！”鼯鼠自是非常乐意从命，因为他打早上起就忙着大扫除，而且就像人们都要做的那样，一直都没有顾上停下来吃块点心喝口水；他已经干完太多的活儿，现在又过去好长时间，简直像是过去了许多天一样。

“你看什么呢？”河鼠过一会儿问道，这时他们已没有刚才那么饿了，鼯鼠的眼睛也才刚刚从桌布上移开。

“我在看一串水泡，”鼯鼠说，“在河面上漂过来漂过去，挺好玩儿的。”

“水泡？啊哈！”河鼠说着，同时快活地吱吱尖叫，像在发出邀请。

岸边浮出一张闪亮的宽扁嘴，接着水獭用力钻出水面，抖掉毛皮上的水珠。

“你们这两个贪嘴的家伙！”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食物。“为什么不邀请我，河鼠兄？”

“这是临时决定的事情，”河鼠解释说，“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鼯鼠先生。”

“幸会，幸会。”水獭说。两个动物立即成了朋友。

“到处都是闹哄哄的！”水獭继续说道，“所有的人今天好



鼯鼠请求河鼠,允许由他独自取出全部食品;河鼠非常高兴
顺他心意,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休息。